

理想的生活



如是我見
楊不秋

說起理想的生活，我會想起海子的詩，餵馬、劈柴，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簡單質樸的語言，令人嚮往的畫面。可是，「餵馬、劈柴」之後是「周遊世界」，「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之前是「我有一所房子」。可見，悠閒和情調固然重要，金錢和物質基礎也是不能缺少的。

馮唐曾經在一篇小文中寫到：女人不一定非要很有錢，但是需要有個可以養活自己的工作。要有個自己的房子，相對清靜，旁邊有些林子或者水，可以走走。有足夠的錢滿足自己的衣食住行還有精神享受，有足夠的錢給自己買花戴，買新上市的好看的裙子穿。

雖然「不一定非要很有錢」，提到的樣樣也離不開物質，即便不是非常富有，至少也是經濟自足，或者中等富裕；不過僅僅如此恐怕還不足以稱之為理想的生活。理想的生活，還需要精神層面的滿足。

四通八達的信息和資訊令我們的生活豐富多彩，同時我們的精力和注意力也被分散得七零八落。程式化的日常，日復一日，這樣機械化的重複和缺乏專注度的隨機，容易讓人感到彷徨和迷失。

經歷了生活變故的許紅豆，渾渾噩噩，她出神地凝視着牆上那隻巨大的掛鐘，齒輪

咔嚓咔嚓地挪動，然後她終於不堪重負地暈倒。這是電視劇《去有風的地方》中的一幕，是女主人公許紅豆決定辭職，放棄在北京朝九晚五的生活和奮鬥的轉折點，也是她即將與男主人公謝之遙相遇並開啟愛情故事的起點。許紅豆來到了雲苗村，她帶着好友生前的囑託，希望找到生活的意義和快樂的理由。在陌生又寧靜的鄉村，她打開了新的生活，認識了許多新朋友，其中就有放棄北京高薪回故鄉創業的謝之遙。

我朋友說謝之遙的人設完美，集眾多優點於一身，溫暖而不耀眼，貼地而不油膩。我欣賞謝之遙肩負着理想，更喜歡他一身的煙火氣，不脫離實際，會低頭妥協，是務實又踏實的理想主義者。

其實，劇中的理想主義者還有大學畢業就扎身農村基層工作的黃欣欣，返鄉支持謝之遙創業的謝曉春，一心追求創業夢的馬爺，筆耕不輟的網絡作家大麥，堅持音樂理想的老胡。他們的背景各不相同，卻都有堅定的理想和追求，不放棄、不動搖。他們從不同角度詮釋了人理想，也鼓舞並感動着許紅豆，啟發她找到生活的方向，重新出發。

理想，是精神寄託，是指引方向的燈塔，是能夠源源不斷輸出精神價值以實現精神自足的利器。理想的生活，恐怕還是不能離開理想。海子說他只願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而我還在尋找我的理想，和我心目中理想的生活。



HK人與事
陳中威

早春二月，北國冰封，唯南隅小島，處處回春，熱氣騰騰。在逐步解除所有新冠疫情禁令之前，香港體壇迎來了一件振奮人心的盛事。

二月九日，國際籃聯法務委員會委員兼中國香港賽事總監程民蕙宣布，由國際籃聯（FIBA）主辦的男籃世界盃亞大區預選賽，國家男籃將以香港新界的荃灣體育館作為主場，分別於二月二十三日及二月二十六日迎戰亞洲勁旅哈薩克及伊朗。是次賽事由中國籃協主席姚明親自率隊來港，香港各界尤其是球迷能近距離接觸國籃隊，並觀賞兩場亞洲高水準的籃球比賽，喜出望外，興奮莫名。國家隊以香港作為參加國際賽事之主場地，港人欣喜若狂。大家熱切期待日後有更多各類精彩運動項目，國家隊都會繼續選擇

港人為國籃助威

香港作主場。相信國家對特區在主辦國際級賽事之信任與支持是毋庸置疑的。

回看此次兩場比賽，筆者有幸帶上家人現場觀戰。荃灣體育館內座無虛席，球迷不分老中青，全情支持國家隊，百分百體現了主隊之優勢。很多年輕球迷穿上各類印有「中國」或「中國加油」等運動T恤，手持打氣棒，不停吶喊助威。國家隊當然也不負眾望，新隊員在老隊員的帶領下，個個上場都戮力拚搏。老手周琦首戰「雙雙」，主力趙繼偉、王哲林等表現出眾，能攻能守，頻頻取分。而新上任之塞爾維亞籍教練喬爾傑維奇在場邊督戰心切，時而大聲教路，時而揮手指點。最終國家隊首戰力克哈薩克，次戰反敗為勝，智破伊朗。香港球迷大飽眼福，心滿意足。

荃灣體育館的兩場精彩的籃球比賽，除了吸引一千多位現場球迷與嘉賓外，還有無數香港市民守候在電視機旁觀看直播，大家

一起為國家隊加油打氣。在比賽現場，筆者見到一位久違的老人，他就是國際籃聯終身榮譽主席程萬琦前輩。此次國際賽事國籃以香港荃灣體育館作為主場迎戰哈薩克及伊朗，程老也功不可沒，年屆八十高齡的他，為此四處奔波，玉成其事。程萬琦年輕時立足香港，領導本港籃總，之後進軍亞洲籃壇，最終成為國際籃球聯會第一位華人主席，實乃華人之光。兩場比賽他都親臨場館捧場助陣，並熱情歡迎接待姚明等以盡地主之誼，賽後也陪同國籃一行於禮賓府接受特首李家超之宴請。

二月疫情漸退，春來萬物陶醉。香港各界上下齊心，為國為家盡心盡力。眼前雖然仍有種種挑戰，唯每次挑戰正如每場比賽，需要平日訓練有素，賽前精心部署，場上力戰拚搏，永不放棄，轉危為機，後來居上。場內場外，各司其職，各盡其力，最後愛上挑戰，拆解挑戰，克服挑戰，戰勝挑戰。

雲雀高飛

——小提琴人才輩出



二〇二二年，上海音樂學院舉行俞麗拿教授六十周年紀念音樂會，她與學生共同奏響《梁祝》。



旋轉舞台
陳安

優美的小提琴聲，常被喻為雲雀的歌唱，而雲雀的歌聲也鳴響在小提琴的四根弦上。英國作曲家威廉斯和羅馬尼亞作曲家迪尼庫分別譜寫的小提琴浪漫曲《雲雀高飛》和《雲雀》，出色描繪雲雀高飛際際又縱情鳴唱的情景，而小提琴演奏者，在聽眾看來，就是為大家帶來詩情畫意、忻愉快樂的雲雀。

世界上雲雀永生，各國小提琴人才輩出，尤其在中國，小提琴演奏家絡繹不絕，一代接一代，讓美麗動聽的小提琴聲回響在中國和世界樂壇。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筆者年輕時就知曉幾位傑出的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馬思聰，上海音樂學院教授譚抒真、鄭石生，中央樂團首席小提琴手楊秉蓀；一九五九年何占豪和陳鋼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問世後的第一位演奏者俞麗拿，接着是盛中國，後來是呂思清，再接着是薛偉、黃蒙拉、寧峰，他們都出色演奏這支具有顯著中國特色的小提琴力作，使之成為世界樂壇公認的經典作品。二〇二二年，上海音樂學院舉行俞麗拿教授從教六十周年紀念音樂會，她與近七十名弟子共同奏響《梁祝》，可謂中國音樂界的一件盛事。

旅居海外後，國內音樂信息比較隔膜，但還是陸續有所了解，尤其知道中央音樂學院教授林耀基培養出一批優秀的小提琴人才，其中多名學生在重要國際比賽中獲獎。他自己曾是馬思聰的小提琴學生，曾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深造，後來一心致力於音樂教育，成為小提琴教育界的傑出代表人物。他的學生之中，胡坤，十七歲時在西貝流士國際小提琴比賽中獲獎，以後又在其他國際比賽中頻頻獲獎，深得梅紐因大師的賞識，成為他的私人弟子，三十四歲始任英國梅紐因音樂學校小提琴家教授，第二年又始任倫敦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教授；薛偉，二十三歲時在國際柴可夫斯基小提琴比賽中獲銀獎，接着在卡爾·弗萊什國際小提琴比賽中獲金獎，現也兼任中國中央音樂學院教授；另有高參、李傳韻、陳曦、楊天媽、徐惟聆等，現均為令世人矚目的小提琴演奏家。

跟呂思清一樣出生在青島的李傳韻，十三歲時就舉辦帕格尼尼專場音樂會，完整演奏了帕格尼尼二十四首隨想曲，後考入紐約茱莉亞音樂學院深造。提及尼科羅

·帕格尼尼，人們都知道他是十九世紀具有鬼斧神工的意大利小提琴巨匠，其譜寫的二十四首隨想曲展現了小提琴最複雜的全部技巧，是對小提琴演奏者的最大挑戰，其第十三首為《魔鬼的笑聲》，他也就被稱為「魔鬼小提琴家」。年幼的李傳韻也因此被戲稱為「魔鬼天才」。

自一九五四年以來，以帕格尼尼的名字命名的國際小提琴比賽每兩年在帕格尼尼的故鄉熱拿亞舉行，被認為是最有權威的國際小提琴比賽。令人格外驚喜的是，中國有四名選手先後榮獲金獎，他們是：呂思清（一九八七年），黃濱（一九九四年），黃蒙拉（二〇〇二年），寧峰（二〇〇六年）。二〇〇七年四月，這四位獲獎者一起前來紐約和波士頓舉行「帕格尼尼之星」音樂會，深受美國聽眾歡迎，華人聽眾更是無比欣喜。他們演奏了經典名曲：門德爾松的《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薩拉薩蒂的《流浪者之歌》、西貝流士的《D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及《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最後四人合奏帕格尼尼隨想曲的最後一首，四支不同音色的小提琴時而對歌，時而重唱，錯落有致，美妙至極。

獲帕格尼尼金獎談何容易，連一來到熱拿亞也可能令人焦慮不安。黃蒙拉的回憶給我印象甚深：他孤身一人到熱拿亞那天是凌晨三、四點，無人接他，他不會講意大利語，也不知去比賽地點該乘什麼車，只好背着琴、拖着行李隨便攔上一輛公汽車，結果不對，只好下車，再等別的車，偶然上對了才安下心來。他的故事使我聯想到胡坤的一次經歷：有一年他由瑞士乘火車前往比利時參加伊麗莎白女王小提琴比賽，火車要經過法國，他不知道要有過境簽證，結果半夜裏被從車上趕下來，孤身留在瑞士車站，直至有個好心的醫生理解他的手語，才開車把他送到機場

改乘飛機，終於沒有耽誤第二天的比賽。我想說的是，中國年輕一代音樂人在為國爭光的途中，曾經歷了多少不為人知的艱難困苦！

好消息不斷傳來，二〇一八年第五十五屆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賽榮獲金獎者又是一個中國名字：朱凱源，美國一個十八歲的華子弟，父親和祖父都是生長在中國的小提琴手。

台灣也不斷有佳音：陳銳，二〇〇八年獲得梅紐因國際小提琴比賽第一名，二〇〇九年獲得伊麗莎白女王小提琴比賽第一名；曾宇謙，獲得二〇一五年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國際音樂比賽小提琴第二名（第一名從缺）。他們使我想起了林昭亮，更從台灣飛起的「雲雀」，現今國際樂壇上最成功的小提琴演奏家之一。我曾在紐約採訪他，請他談談他的演奏風格，他答道：「我追求抒情和優美的風格。我認為，音質十分重要。我喜愛小提琴是因為它的歌唱般的音色。小提琴是最接近於人的聲音的樂器。我試着在琴上模擬人聲，使音色柔和，樂句流暢。我不會拉得很強烈，用一句網球術語，我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強選手』。」他說：「我最喜愛和崇敬雅沙·海菲茲，他是我心目中最偉大的小提琴家。」有一次，一個問路青年問海菲茲：「去卡內基音樂廳該怎么走？」這位大師答非所問：「苦練！」林昭亮曾借住在曼哈頓一座設備簡陋的舊公寓樓，就因為這座樓的牆壁很厚，他可以不干擾鄰居，在四道厚牆之間「苦練」。

苦練，還有天賦，家庭的支持，老師的教導，社會的關懷，應是一代代小提琴人才茁壯成長的必要條件。正是有了一個藍天般的環境，一種風調雨順的氣候，我們的雲雀才能高飛翱翔，我們的小提琴家們才讓我們的世界不斷回響着人類的美好歌聲。

驚蟄

「一陣催花雨，數聲驚蟄雷」，今日迎來「驚蟄」節氣。此時節「數九寒天」結束，春暖花開，萬物復甦，正式步入「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的仲春時節。

驚蟄，是二十四節氣中的第三個節氣，說的是溫暖的氣息使蟄蟲從冬眠中漸漸甦醒過來，開始四處活動。另一個意義是春天的真正開始，全國大部分地區都將迎來一派濃濃春光，桃花、杏花、薔薇盛放一時，枝頭春意鬧。

新華社



廿四節氣



第一天「見人」



人生在線
黎潮

三月一日，香港解除口罩令。將近三年時間，九百五十多個日子，今天，終於看到大家的臉了。過去某次的大學課上，一位教授說過，教了書那麼久，還是不適應看不見同學的臉。教書就像是一次次演出，我就是表演者，而你們是觀眾，我在課上設計講述節奏、互動的小笑話都要看着同學的表情作為回應的。以前看到同學打了哈欠就知道要加快節奏，看到同學微微一笑就能會到笑話成功逗笑了各位。然而如今，你們和我位置相同，我站着說，你們坐着聽，卻是口罩相隔，距離被拉得很遠，雖然勉強可以從同學的眼睛猜測大家的情緒，但沒有了整體的面部表情，總感覺缺了什麼。

教授這段話好像說了很久的一段時間，內容真摯使我記得尤為清楚。三月的第

一天，天公作美，陽光撲面。街道上的馬路、大樓，行走中的單車、汽車，形態都沒有改變，但我卻看得比昨天清楚。看清楚了馬路上趕路的人，大樓下行走的人。我有所改變的，是脫下口罩以後，看世界的心態。

上學路上，一如以往。十有八九的人，依舊都戴着口罩。網絡上，對於自己要不要脫口罩的討論很多。路上的人，都戴着口罩。他們的真面目是怎樣的？他們口罩下的表情是怎樣的？我都無從得知。脫下口罩又如何，戴着口罩又如何？今日天氣寒冷，所以戴口罩保暖？是沒時間化妝，因為方便而戴口罩嗎？原因有千千萬萬個。我想，大概大家都需要一個過程——任何事，都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

走着，想着，我來到課堂。老師戴着

口罩，同學亦是。我又好像在中學時候，因為某些特殊事情，可以直接穿體育服上學，令其他同學尤為羨慕的特殊的那一個。而今天，是每個人都可選擇戴口罩與否，這本是一個可選擇的機會。老師繼續講課，我一邊聽，一邊想像老師脫下口罩的樣子，一如過往的三年，懷着好奇。老師發問，我舉手，同學們都將目光放在我身上，準確來說，應該是我的臉上。至少我在中學時期，同學反應不會像此刻這麼大。可能大家都想要看看，一個同學是怎麼張嘴回答問題的？想到這兒，我因被眾人注視而緊張的心，就有所放鬆。我需要時間適應，大家都是。

晚間時分，夕落暮升。我漫步在河邊，一如以往，而大家臉上的表情，變多了。我趴在欄杆之上，看着流動的河。淺淺

的它，反照着我不帶點期待的黃臉蛋，透視着河底下的黃沙石。它們似乎都靜止了很久，有三年之長嗎？都一直呆坐着嗎？我眯着眼睛，注視着，疑問道。夜間的河面亮着光，是燈光，還是月光？望着那些沙石，我好像看出了自己來，我又何嘗不是一顆呆立着的黃沙石呢？河水又在流動，它一直都是，翻動着表面的泥沙沙土。忽而，對岸河畔，傳來一陣喧嘩嬉戲的聲音，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看過去。一群人都脫下了口罩，談笑打鬧着，正是過去人們在河邊的面目，是快樂的。河水依然在流動，我仍趴在欄杆上，看着沙石，沙石猶在。

今天是我第一天重新「見人」。今天，你看到我，我看到你。相信我，一切都在變好。我是，你是，大家都是。